

分析与探讨

21 世纪上半叶发达国家华侨 华人社会的发展态势

朱慧玲

(中国海外交流协会, 北京, 100037)

[关键词] 发达国家; 华侨华人

[摘 要] 21 世纪上半叶,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发达国家将以更大的拉力吸纳其所需人才;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差距依然存在, 对华侨华人产生的推力作用依然存在。有鉴于此, 今后 20—30 年, 发达国家的华人社会, 其规模不仅可能由目前的 600—700 万人急速膨胀为 2000—3000 万人, 而且其成份亦将更为多元化、年轻化、知识化。如何使中国人的海外迁移活动成为对华侨华人自身、对其居住国以及对其祖(籍)国三者均有利的三赢行为, 是有关各方面面临的共同课题。

[中图分类号] D63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2002)02-0028-07

The Developing Trends of Overseas Chinese Societies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1st Century

ZHU Hui-ling

(China Overseas Exchange Association, Beijing, China, 100037)

Key words: developed countries; Overseas Chinese

Abstract: With the speeding up of the aged course and the coming of the intellectual era,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will draw more talented person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1st century. At the same time,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China will push more people abroad fo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socially and economically. Therefore, the Overseas Chinese societi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would probably expand quickly from 6 - 7 million to 20 - 30 million, and also their composition would be more plural, more younger and more intellectual. It is a common problem that faces the Overseas Chinese themselves, the receiving countries and China that how to make the Chinese emigration become a profitable activities to all the three parties.

战后 50 多年来, 发达国家^[1]华侨华人社会 (以下简称“华社”) 发生空前巨变。其发展大致

[收稿日期] 2001-10-01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49971036)

[作者简介] 朱慧玲 (1956 -), 女, 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副司长,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博士生, 主要从事华侨华人方面的工作和研究。

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 1970 年代以前的二三十年间，由于国际社会封锁、孤立中国以及中国自身的不开放等原因，中国大陆向外移民的人数不多，来自港、台的移民和来自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再移民占华侨华人的主体，总计约 100 万人左右，本文视其为老华侨、华人。第二阶段是 1970 年代以后的二三十年间，这一时期是华侨华人人口激增和结构多元化的大变化时期。随着东西方关系日益缓和，西方对中国敞开了大门，中国自身的改革开放也在不断深入，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国际人员往来与多领域合作交流日益频繁，中国大陆向海外，特别是向发达国家移民的现象相伴而生。短短二三十年间，估计有 400—500 万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新华侨华人和东南亚华人再移民移入发达国家，导致整个发达国家华社发生量与质的巨变。

一 20 世纪下半叶发达国家华社量与质的巨变

（一）发达国家华社量的激增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移居发达国家的新华侨、华人和华人再移民，共计 400—500 万人。与战前华侨、华人主要流入东南亚地区的情况形成了巨大反差。其“来龙去脉”大致为：^[2]（1）来自中国大陆者逾 170 万人：其中流入美国 50 万、加拿大 20 万、澳大利亚 10—20 万、欧洲逾 70 万、日本 17 万；（2）来自香港者约 75 万人：其中流入加拿大 50 万、澳大利亚 16 万、美国 15 万、英国 2 万；（3）来自台湾者近百万人：其中 60 万人流入美国；（4）来自印支三国的华人再移民约 70 万人，其中 40 万流入美国、15 万流入欧洲。

（二）发达国家华社质的巨变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400—500 万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新移民和东南亚华人再移民，使发达国家华社人口增加了 4 倍，一个以第一代移民为主体的年轻、充满活力和生机的动态性极强的新的华侨华人社会，一个与祖（籍）国关系十分密切的华人社会，一个中华文化气息十分浓烈、鲜活的华人社会在发达国家出现。

发达国家华社具有高素质特征。这是因为：（1）移民来源充足。欧、美、澳等洲的主要移民接纳国，不断以政策法规等形式，加强对外来移民的选择，使移民的整体素质“被动”提高；（2）中华民族整体文化教育水平提高；（3）与战前中国人移民海外多为“乞求生路”的情况相比，当代中国人移居海外，主要是谋求发展。因此，新华侨、华人的整体素质明显高于老华侨、华人，高于祖（籍）国人口平均水平，高于所在国其他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移民的平均水平。中国大陆新华侨、华人的素质，在不同的移入地略有差异。移入日本、北美和大洋洲的百万新华侨、华人，以原留学人员、科技人员、技术移民为主，研究生以上学历者比例很高，科技文化素质不仅远远高于祖（籍）国，而且远远高于所在国同龄人口的平均水平。移入欧洲诸国的 70 多万大陆新华侨、华人，来自农村的农民和乡镇居民估计占 70% 以上，来自城市（包括留学后居留者）并受过大学以上教育者估计 20 万左右，虽然总体文化程度低于日、美、加、澳等国，也低于所在国同龄人的平均水平，但仍高于祖（籍）国同龄人平均水平。

新华侨、华人的形成有以下特点：一是前往发达国家的人数增长迅速，前往发展中国家者极为有限，两者之比大约为 8.5 比 1.5；二是移入国数目增多，分布区域日益广泛；三是“落地生根”意识浓厚；四是移民层次多元化，受教育程度高者比例很大；五是社区形似分散，实则通过电脑网络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六是处境良好，发展机会较多。

二 从推拉理论看 21 世纪上半叶发达国家华人社会的发展趋势

人口迁移理论众说纷纭，推拉理论认为：^[3]人口的迁移行为，是原住地的推力或排斥力和迁入地的拉力或吸引力交互作用而使其然。人口迁移的数量、流向和迁移者，均受原住地因素、迁入地因素、中间阻碍因素以及个人因素的制约，无论推力或拉力，都是由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

自然环境构成的。当迁出地推力和迁入地拉力同时足够大时,便产生迁移行为。以下拟从移入国因素、中间阻碍因素、原居住国因素入手,探讨21世纪发达国家华社的发展趋势。

(一) 人口老化、科技人才不足与发达国家吸收知识移民之拉力因素的增大

21世纪发达国家老龄化及科技人才不足的问题,对华侨华人的产生构成巨大拉力。到2050年,发达国家65岁以上高龄人口的比例将由1998年的13.5%上升至24.7%,出生率低下日本、德国及意大利,今后30—35年间,老龄人口将高达40%。^[4]

针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老化问题,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委员会公布的《世界人口白皮书》,号召发达国家“推行合理引进发展中国家移民劳动者的政策”,并史无前例地将“促进移民”的政策,作为联合国人口基金委员会政策研究的课题之一。^[5]2000年1月联合国公布的《最新人口动态统计概要》又强调,包括日本、美国、英国在内的8个主要发达国家,在未来50年内,为维持一定水准的劳动力人口,必须接收外国劳动力移民。^[6]

日本曾是一个长期向外移民的国家,几乎不允许与日本人无血缘或“特殊”关系的外国人定居或永居日本。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生育率不断下降,劳动力人口(15—64岁)由1995年的8700万,下降到2000年的8600万。为维持1995年的经济发展水平,今后,日本平均每年需吸收60万外来劳动人口。20世纪90年代,德国每年吸收30万移民,^[7]要维持目前的繁荣和生活水准,今后必须每年接受50万外国移民。英国也面临人口老化问题,预计到2050年,65岁以上的人口将占四分之一。^[8]

在发达国家劳动人口不足的同时,世界进入“高科技人才荒”的时代。美国微软公司和IDC等市场调查公司最近的一项联合调查显示:欧洲IT人才(IT人才指从事信息技术行业的科技人才)的缺口三年后为170万人;日本今后10年,科技人才短缺160—445万人;美国2000年缺少化学、物理、生物学科的科学家45万人,信息产业每年可创造出160万个技术工作岗位(目前只有46%得到充实)。^[9]

随着老龄化的加速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发达国家劳动人口的骤减和科技人才需求的激增不可避免,发达国家更大规模地接收经济移民和技术移民已成必然。各国竭尽全力引进科技人才将蔚然成风,全球人才争夺战将达白热化程度。

(二) 有关政策法规的放宽与移民中间阻碍因素减少之趋势

上述推拉理论认为,有关的政策、法规是制约人口迁移流量和流向的主要中间阻碍因素。面对老龄化引起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发展问题,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科技人才的短缺,发达国家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不约而同地竞相修改有关接收技术移民和招收留学生的政策、法规,外国移民移入发达国家的中间阻碍因素明显减少。

1. 留学生政策的宽松化与移民中间阻碍因素的减少

近二三十年间,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新华侨、华人中,原留学人员及其家属约占总数的50%—60%,留学已成为大部分新华侨、华人的前站。世纪之交,各主要发达国家纷纷放宽招收留学生的政策、法规,以达到间接吸收科技人才之目的。

美国、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分别是接收中国留学生的第一、第二和并列第三大国。1999年度,美国有在校中国留学生5.8万,近几年以7—10%的速度增长。^[10]2001年,加拿大、澳大利亚大幅度调整留学生政策,取消对中国留学生专门设置的包括类似英语“托福”成绩在内的诸多入学障碍,澳大利亚还向中国学生开放本科、专科、技术科等一大批课程。^[11]日本是接收中国留学生的第二大国,2000年底在日中国留学生人数为45321人,比上年增加26.3%。从2001年起,日本政府每年斥资数十亿日元作奖学金,以吸引更多发展中国家学生留学日本。^[12]一向接收中国留学生数量不大的欧洲国家,也出现了扩招中国留学生的迹象。如英国,1999年赴英的中国学生由上年的655人增加到1445人,^[13]绝对数不大,但长幅惊人。香港到英国读大学的人

数, 1999/2000 学年为 1.6 万名, 比上个学年增加一成三。^[14]

1995 年以来, 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 平均每年赴海外留学人数分别为 5 万、3 万和 1 万人左右, 合计近 10 万人。随着主要发达国家招收留学生政策的放宽,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中国大陆一般家庭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 保守地估计, 今后 20 年间, 每年可能会有 15—25 万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学生留学发达国家。按照 66 % 的滞留率计算, 即今后 20 年, 仅在发达国家直接派生于“留学生”的新新华侨、华人(为表述方便, 本文将 21 世纪形成的华侨华人暂称为“新新华侨华人”), 可能有 200—330 万人。

2. 移民政策法规的宽松化与移民中间阻碍因素的减少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均是移民国家, 长期以来一直在积极地有选择地导入移民。美国为吸引特殊人才, 于 1990 年增设 H-1B 签证种类; 2000 年又通过新法案, 增加“外国技术人才”的移入名额, 将 H-1B 签证名额的上限由原来的每年 6.5 万人提高到 20 万人, 对获得美国大学硕士以上学位的外国留学生免去 H-1B 签证数额的限制。如每位科技人员均携家属移居美国, 则每年 20 万技术移民连同其家属, 共计将有 50 万人移入美国。美国每年发放的 H-1B 签证中, 给予来自中国大陆者占 9 %。目前, 在美外国留学生有 51 万人, 其中 11 % 是中国大陆学生。如把持有美国大学颁发的硕士学位以上的外国留学生列入 H-1B 签证行列, 美国每年还可另增加 13 万以上的科技人才, 即每年以 H-1B 签证居留美国的外国人总数可达 33 万人。^[15] 据此估算, 今后每年新增以 H-1B 签证居留美国的中国科技人才至少 3 万人, 加上家属, 则估计每年有 7 万左右的中国大陆人士居留美国。即仅“H-1B”签证及相关者, 今后每年可能至少使 7 万中国大陆人移居美国。

澳大利亚不仅有选择地吸收独立移民, 而且积极地给予留学生以永居或国民资格。如 1987 年以后赴澳的 5 万多名中国自费留学生, 80 %—90 % 获得了永居权。1997 年, 澳政府进一步规定, 凡持有永居权的移民学者(留学生) 均有资格申请加入澳籍。加拿大自 1995 年开放签证允许中国大陆人士以技术移民身份移居加拿大以来, 中国大陆移民与日俱增。2000 年, 中国大陆移民加拿大者达 3.6 万人, 占加拿大全年全国移入民总数的 16 %; 其中, 技术移民 2.5 万余人, 占全加技术移民总数的四分之一。^[16]

在上述典型移民国家争先放宽对移民的限制的同时, 一向对移民永居权、公民权的发放控制十分严格的日本和欧洲各主要发达国家, 也纷纷修改有关法规。日本为了吸引更多的专业人才, 近 10 年来不仅对《入管法》等有关政策进行了多次大幅度修改, 同时在具体操作方法上也出现重大突破。如从 2001 年开始, 日本各大著名企业争相直接到中国招聘科技人才。德国于 2000 年一年内实施两项新法规: 第一, 1 月 1 日实施新国籍法, 有条件地承认双重国籍, 第二, 8 月 1 日实行“绿卡”制, 有高等专科学校信息技术专业学历者和持有德国雇主支付年薪超过 10 万马克的协议书者, 均有资格申请“绿卡”。^[17] 英国对外来移民的“定居”向来控制严格, 过去 30 年, 英政府一直拒绝以接收外国经济移民和技术工人移民的方式, 解决人口老化问题。面对人口老化问题, 英国终于放宽移民限制, 2000 年 9 月开始实行“绿卡”制, 以吸引技术移民弥补英国国内技术人才的不足; 2000 年 12 月, 放宽工作签证, 将工作签证期限由 4 年增至 5 年, 且英国大专院校毕业生, 无需两年工作经验即可在英国直接申请工作签证, 这将使此类移民增加 4 成。^[18]

(三) 21 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发展状况与中国人口国际迁移的推力因素

鉴于移民原居住国因素是影响人口迁移的四大重要因素之一, 以下试通过对 21 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分析, 探讨华侨、华人形成的推力因素。

首先, 至少在 21 世纪上半叶, 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2000 年, “中国 GDP 为 89004 亿人民币, 按当年汇率计算, 首次超过 1 万亿美元, 成为世界第七个经济总量超过 1 万亿美元的国

家。但中国有 12 亿人口，人均不到 1000 美元，刚进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仍是比较贫穷的国家。中国的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按照目前的设想，大约还要 50 年左右的时间，即到 21 世纪中叶，才能基本实现现代化”。^[19]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环境等差距，短时期内尚不能消除。

第二，从人口和就业角度看，中国是一个人口超级大国，面临沉重的就业压力。“截止 2000 年 11 月底，中国大陆人口 12.6 亿，预测在 2035 年左右人口高峰值是 15 亿左右”。“今后 5 年，城镇失业者仍将有 1200 万人以上，农村仍将有 1 亿以上的剩余劳动力”。^[20]

第三，从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取向看，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面临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城市化进程、西部大开发等一系列基本任务的实现。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将被排出。加之，随着中国加入 WTO，单一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走向全球化。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市场经济相互融入的不断深入，中国农村经济的激变不可避免，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被推出。

上述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客观差距问题，人口增长和人口压力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基本任务实施过程中不断派生出剩余劳力的问题，不仅是促成中国国内人口迁移的巨大推力，也同样是使更多中国人踏上国际人口迁移征程的推力。

（四）从推拉理论看 21 世纪上半叶发达国家华社的发展趋势

根据上述探讨预测，在今后 20 年间，每年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赴发达国家的留学生估计将有 15—25 万人；如果按 65—70% 的滞留率计算，则每年会有 10—18 万留学生滞留发达国家，成为华侨华人；每年进入发达国家的技术移民，估计会有 15—25 万人；如果按每个技术移民带入 1.5 个家属的比例计算，则每年由中国进入发达国家的技术移民及其家属，合计可能为 35—60 万人。也就是说，仅留学移民和技术移民（含相关者）这两个途径，今后每年移居发达国家的华侨华人，估计就可能有 45—85 万人；如果参照 20 世纪最后二三十年移入发达国家的新华侨华人中，其他身份入境者（非留学和技术移民）约占新华侨华人总人口的 50% 左右的比例计算的话，今后 20 年间，每年估计有 70—130 万的中国人合法移民发达国家。

三 21 世纪上半叶发达国家华侨华人工作面临的新课题

世界系统论认为，劳动力人口的迁移，沿着由世界多数“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向少数“核心国家”（高度发达国家）的方向，即从南向北地移动。^[21]21 世纪，国际劳动力人口移动，仍将由南向北地运动。这个过程将进一步加速，卷入的人将越来越多，科技人才所占比例将越来越大。在 21 世纪国际人才流动的大潮中，发达国家的华人社会，将面临比 20 世纪末数十年间更为巨大的发展和变革。如何为华侨华人在居住国的安居乐业创造条件，引导其积极融入主流社会，发挥其在居住国与祖（籍）国之间他人难以替代的桥梁作用，真正成为有关各国社会的宝贵财富，而不是所谓的包袱等问题，是有关各方所面临的共同的重要课题。

（一）21 世纪发达国家华社自身面临的问题与课题

1. 积极融入并寻求与居住国人民共生共存共荣的华人文化认同

华侨华人应着力主动抛弃自我孤立的心态，积极融入主流社会，踊跃在当地参政议政，勇敢地捍卫和争取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努力贡献于当地社会，服务于居住国和祖（籍）国社会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事业、实现自身价值等方面，形成共识和自觉。发达国家华社面临的适应、传承和融入等问题，可能更为突出。

2. 确立“老、新、新新”三位一体的观念

今后二三十年间，发达国家华社可能呈现为老、新、新新华侨华人“三者并存，各自为政”的格局。这种不同时代背景下形成的华侨华人各为一体的状况，与华社谋求整体发展的共同利益

不相适应。因此,就华社自身的结构与发展而言,将首先面临将“三者各为一体”的华社,磨合成“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的问题。打破“各自为政”的局面,取长补短,互相提携,为争取共同的正当、合法权益,为谋求华社长期生存和发展而协同努力的问题,将显得日益突出和重要。

3. 加强与居住国政府的沟通和其他族裔移民团体的协作

有意识地加强与居住国政府的移民、警事、税务、卫生、就业、保险等相关部门的正常联系,与他们保持定期的沟通,是减少华社与居住国社会之间的矛盾与误会,使诸多问题防患于未然的必要做法。同时,加强与居住国其他族裔移民团体的联系与协作,为争取移民的正当、合法权益而共同努力,也是21世纪是华社健康发展的必要举措。

(二) 中国对发达国家侨务工作所面临的新课题

1. 对华社迅猛发展之势须予以足够的重视并有相应的有效对策

以第一代移民为主体的发达国家华社,与东南亚传统华社相比,与祖(籍)国的关系更为直接和密切,对祖(籍)国的依存度更高,也更需要祖(籍)国的关怀、引导和扶持。中国政府的侨务部门,特别是驻发达国家使、领馆领事侨务部门,将首当其冲地面临工作量、工作对象、工作内容等诸多新情况的挑战,必要的工作调整迫在眉睫。

2. 借鉴他国经验、发挥自身优势,大力回收海外优秀人才为国服务

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所形成的魅力的增强,随着中国人口流出量的增大,21世纪中国留学人员及华侨华人回流量将倍增。根据本国特点,借鉴各国经验,科学、合理地回收更多的海外人才,直接或间接地为中国“三大任务”服务,是21世纪中国侨务工作肩负的艰巨而重要的任务。积极回收本国在海外侨民中的优秀人才为本国服务,是国际上的普遍做法。以高薪吸引人才,为海外留学人才提供回国创业的舞台,“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国际合作等方式,均是国际社会较为普遍的作法,是被众多国家的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捷径,值得中国认真借鉴。相对于各发达国家为争夺人才的高昂资金投入,无疑中国处于绝对弱势。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作为回收人才的中国,熟悉的文化和背景魅力、“存在感”的诱惑力、使命感的感召力,均是作为吸收他国人才的发达国家所不具备的。如何扬本国之长,避他国之短,发挥回收国在争夺人才战中的优势,科学、有效地开展人才回收工作,是21世纪侨务工作中面临的一大重要课题。

3. 加强与华侨华人居住国政府有关部门的沟通与协作

随着华侨华人的大量增加,华侨华人与居住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摩擦会相应增加,各种关系可能更为复杂,华侨华人祖(籍)国政府及其居住国政府有关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作将日益重要和必要。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与华侨华人居住国相关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与合作,将成为21世纪妥善解决华社与居住国社会摩擦的必要和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

(三) 21世纪初华侨华人居住国政府面临的课题

大量外来移民涌入,可能会给当地社会带来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通过各种政策、法规,积极营造与移民共生、共存、共荣的社会氛围,是21世纪各移民接收国政府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移民问题十分复杂,居住国因素是决定性因素。总体而言,居住国因素可分为“人为”和“非人为”两大类。对于居住国固有的民族、宗教等“非人为”的不利于某些移民生存与发展的因素,短时期内是难以或根本不能改变的。但对于“人为”因素,如法律、政策等,则是完全可以通过理智的方法不断改善的。其实,正是这些“人为”制定的政策、法规,才往往是左右移民命运的决定性因素。如居住国在制定和完善有关政策、法规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减少或尽可能地避免制造矛盾,为移民提供宽松、公平的生存和发展环境,积极营造适合于本国人民与外来移民共存、共生、共同发展的融合的社会氛围,那么21世纪,中国人移民发达国家的行为,才有可能获得三赢的效果。

结束语

人口迁移的流量和流向,取决于原产地因素、迁入地因素、中间阻碍因素和个人因素,取决于拉力和推力的相互作用。21 世纪上半叶,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发达国家劳动力人口的骤减和科技人才需求的激增不可避免,发达国家将以更大的拉力,更大规模地吸收经济移民、技术移民,“核心国家”对“周边国家”技术人才的拉力将空前巨大。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社会、经济、环境等差距至少 50 年内不会消失;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更多剩余劳力将被释放出来;这无疑将成为 21 世纪上半叶,促使更多华侨华人产生的推力。各发达国家限制科技移民的政策、法规等中间阻碍因素在急速减少,各国政府竞相制定优惠政策、尽力引进科技人才将蔚然成风,这一切均将成为新世纪更多华侨华人大量形成的决定性促因。20 世纪美国“引进外籍人才,建设自己家园”的成功经验,将在 21 世纪得到世界范围的空前推广。全球人才争夺战将达白热化程度。

21 世纪,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相互融入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与世界的多领域交往将更加频繁,中国与外界的人员往来将更加密切,中国人的海外移民量将持续增加。发达国家将是他们的主要落脚点。中国将成为某些主要发达国家最强劲的移民来源地之一。

根据过去二三十年发达国家华社发展状况预测,今后二三十年,由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移居发达国家的新新华侨华人可能达 1400 万—2600 万人,加上原有的 600—700 万人,发达国家华社人口可能达 2000—3000 万人的规模。如考虑东南亚华人再移民因素等不测因素,发达国家华社的人口规模可能会更大。要实现使中国人的海外迁移行为成为对华侨华人自身、对居住国、对祖(籍)国三者均有利的三赢的目标,需要三者的共同努力,也是三者面临的共同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 [1] 根据联合国最近的划分标准,发达国家包括:欧洲所有国家和地区,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见杨魁孚. 人口知识手册 [M].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00. 186.
- [2] 朱慧玲. 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 (厦门大学博士论文) [Z]. 2001. 104—106.
- [3] 廖正宏. 人口迁移 [M]. 台北: 三民书局, 1985. 45-57.
- [4] [5] [N] [日] 读卖新闻, 1998-09-03.
- [6] [N] [日] 中文导报, 2000-01-20.
- [7] 杨魁孚. 人口知识简明手册 [M].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00. 218.
- [8] [N] 星岛日报 (欧洲版), 2000-09-14.
- [9] 岑建君. 美国广揽天下人才 [N]. 欧美同学会会刊 (2001 年夏季版) [日] 日本新华侨报. 2000 - 12 - 8.
- [10] 游仲勋. 21 世纪的华侨华人——将使世界发生变化的华侨华人经济实力 [C]. 东京: 株式会社日本时报, 2001. 34-50.
- [11] [N] [澳] 澳大利亚时报, 2000-10-24.
- [12] [N] 中国新闻 (北京), 2000-08-21.
- [13] [N] [港] 明报, 2000-06-15.
- [14] [N] 国际日报, 2001-08-19.
- [15] 岑建君. 美国广揽天下人才 [N]. 欧美同学会会刊. 星岛日报 (美国版). 2000 - 10 - 11.
- [16] [N] [美] 世界日报, 2000-12-31.
- [17] [Z] [德] 同乡报 (德国青田同乡会), 2000-11-(16-22).
- [18] [N] [法] 欧洲日报, 2000-12-27.
- [19] [20] 王梦奎. 中国经济发展的任务和政策取向 [Z]. 在国务院侨办召开的“新世纪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上的讲话, 2001-06-21.
- [21] 森田桐朗. 国际劳动移动 [A]. 国际劳动移动与外国人劳动者 [A]. 世界经济论——“世界系统” [A]. 游仲勋. 21 世纪的华侨华人——将使世界发生变化的华侨华人经济实力 [C]. 东京: 株式会社日本时报, 2001. 34-50.